

课桌

王卫民

盐什么的，他会调着盐，滴上醋，喝两瓶子，抵饭嚼。

父亲他那一代学的是俄语，老师在上面讲，他在下面坐着眼前冒金星，只盼着下课。用铅笔刀在桌斗的木框档上刻“饿饿饿，曲项向天歌”，歪歪扭扭一行字还不解饿，把俄语练习本写成“饿语”。被爷爷看见了，追打父亲时，知道了原委。爷爷的舐犊之心，就是让父亲退学，跟他学木匠。其实父亲还想上学。他替爷爷肩挎小锯儿，手提墨斗兜儿，给人打家具，做棺材。父亲是心灵手巧的人，不挨饿就满足了。那一天，爷爷把那家人的一条大板柜上漆成莲荷仙鹤的半成品交给父亲，说他去街上办点事就回来。按理说这不是什么太高技术的活儿。乡下木匠混生活，也不讲什么艺术的。可父亲照着样儿却把两只仙鹤用小锯儿给做成了两只没进过食的瘦鹤，曲项向天，只喊“饿”的样儿，被爷爷一阵数落、责骂。“肥改瘦”让爷爷发了脾气了。“瘦改肥”，他没那本事。他顶了爷爷一句。爷爷给我说这话的时候，父亲早已是国有木器厂的车间主任了，这是后话。

爷爷赔了人家一块柜板。我上中学，也是父亲曾经的学校。吃饭已不是问题，当然更不是父亲上学的那个年代的生活状态了。我并没有珍惜感，由于课外书读得多了，常常给老师纠正错误。班主任被我惹恼了，班会上，突然宣布要收缴课外书，这一行动当然我首当其冲，在我的桌斗里没有翻到什么课外书，却说我破坏公物，竟用刀子把桌斗档上刻“饿饿饿，曲项向天……”我简直有点气急败坏了。“不是我刻的。”我几乎愤怒地吼着。

那时虽然条件好了，但课桌、课凳仍是

“脚坏修脚”还在用。谁知道父亲读书的桌子排给了我。我冲乔老师说粗话，还诅咒了刻字的人是“猪”。

鲁迅在绍兴老家早年读书的桌子上刻着一个“早”字，他成了文学巨匠。父亲成了木匠。

乔老师还是家访了。我家就在州河边麻河村，那是星期天的下午，州河湿地绿茵如毯，村子的牛羊基本上不大去坡塬、沟壑，我替哥哥去河滩放牛了。也许是一种怪癖，我特别喜欢牛吃草的“噌噌”声，还有牛们正忙着吃草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总是抬头向远处张望一阵，又低头吃草。永远那么敦厚和“沉默寡言”，似乎还有思考状。

晚霞映着西天，州河被余晖抹上了一层金粉，我的心情好极了。可刚刚把牛赶到圈里，父亲气势汹汹走过来揪着我的后领，捉小鸡似的提我到空中，吼道：“你乔老师家访了。”乔老师家访并不是什么稀奇事。父亲把我摔到地上又说：“你破坏公物，在桌上刻字了。”

“没有！”我极不服气地答着，并往地上啐了一口。父亲没有再提领子，而是做出了要踹我的样子，而脚始终在空中。我说，不知是谁刻了一行狗扎扎字，我看见都好几周了。当我把那几个字背给父亲时，他有几分愕然，睁大眼睛自语说：“饿饿饿，曲项……”他收回了想踹我的那只脚，重重地踏在地上，恶狠狠地说了一句“不想上学了回来放牛”。

他的话像晴天霹雳。“放牛”意味着失学，我心里怕了。

再去学校的时候，我一下子变了一个人。“放牛”两个字像梦魇一样挥之不去，破坏公物的错误我认了。

这一天父亲去学校找乔老师，乔老师把

父亲领到我座位跟前。

本以为父亲会把我踹死在教室，不由得心惊肉跳。他只是弯下腰把头凑近我的桌斗仔细地瞧了瞧，说：“就是，就是。”父亲在“就是”什么？全班同学都听见了他在连连说“就是”，无无疑实顿生。

乔老师脸上说不清是歉疚还是释然，自语般地说：“巧，咋就这么巧……”

我在完成学业前，教室的桌凳全换成父亲在木器厂做的带着油漆味的新桌凳，感觉好多了。那一张旧课桌最后是什么结局，不得而知，但总是有时代烙印的记忆。我已成人了，还常常记着这个事。

乔老师已是耄耋老人，眼睛尚好，我每有作品发表都要告诉他期刊名和期数，过不了几天，他总会和我在电话里讨论一番作品，并提到那次课桌上刻字的误会也是个素材，有机会了也写出来，我不置可否。

为写一篇追忆性文章，前个日子我专程回到学校旧址。端详许久，总觉得没有当年陈旧斑驳的样儿亲切。读书时的教室、灶房都不见了，金碧辉煌的样儿，阻断了我的记忆。挂着钟的树还在，枝干苍劲了许多，当年的一条系儿飘在空中，清脆的铃声从校园传出，回荡在老城。冬日的静夜里，寒风呼号中还能听见铁钟“嘤嘤嗡嗡”细小的声音。回廊榆木立柱上被历届学兄学妹用小刀划拉过的痕迹，被油漆涂过数遍，只有当年台阶上的青石条，还是静静地卧在那时的地方。

那天正好有其他学校和母校共同举办《将进酒》诗歌朗诵活动，我看到了我女儿的身影。多么幸福的一代啊！我深信，发生在地爷爷身上刻桌斗的故事，今后绝不会再发生。

故乡的天空(组诗)

王栋贤

天 空

麦子熟了
父亲的镰刀唱着欢快的歌

黑云压过来
他迅速展开盖布
遮住麦子，也遮住我

盖布外面，大雨中的他
把高处的黑色枝丫，顶成晴空
继续挥舞着他的镰刀
我们钻出盖布，开始倒腾泥巴

落魄的蚂蚱

黑夜彻底覆盖时，摸到青石巷
踏上一级级台阶，褪去外套
褪去的衣衫上
沾满了狗尾巴草的保护膜

敞开呼吸，踩在一个脚印上

我的哭泣声惊动了休憩的小鸟
母亲打开门
麻雀们围上来
一家一家的灯逐次亮起

深 野

起风了
我单薄的衣裳，裹不住肉身
走在这弯曲的小径
也无人问津

恍惚中，看见父亲种植的绿
一直延伸到脚下
似乎有光涌入体内

沉默中
一些力量推着脚跟
迫使往山顶攀爬，学着父亲的样子
我随手扯下一把种子
撒向远方等待开垦的荒芜

城市建设者(外一首)

商会霞

钢筋与混凝土和着汗水
时间紧挽着手臂
踉跄在生活的路上
一身灰尘
曾经明净的脸
黝黑憔悴

那些鄙视的目光
只是过往的不堪
在岁月里穿梭
淹没在奔波的路上

谁说他们是生活的弃儿
那一栋又一栋的高楼
横空而出
抑或宽敞的道路
方便的地铁
不都是他们的汗水砌就

地铁工地

你坐地铁南来北往
便捷的酣畅在心扉荡漾
可在地铁工地上
一群群农民工像陀螺一样奔忙

烈日烘烤地面
拿起发烫的钢筋
在手反复比量，工人们
劳碌在木条、木板、钢管之间
汗珠仿佛虫子
在黝黑的脸庞流淌

吊车轰鸣，罐车呼啸，
灰尘、汗水洗湿的衣背
擦拭内心的明亮

商洛山

(总第2497期)
刊头摄影 逸 飞



一盒化妆品

秦建荣

自己买嘛。一听这话，丽丽心中的火焰一下子蹿了出来：“张凯我告诉你，别人能用，我怎么就不能用？结婚这么多年你给我买过一次化妆品吗？我整天在家里伺候老的拉扯小的，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你不念我的好倒也罢了，还在外面有相好的，你还有良心吗？”丽丽越说越委屈，泪水止不住地流了出来。丽丽一哭，张凯就没辙了，他只好竭力解释，可越解释越说不清楚了。

从此，丽丽开始对张凯和田田秘密“侦查”，她按照快递上的地址，记下了洞底村田田家的门牌号码。

丽丽是骑着她那辆红色的电动摩托去的，虽然比较远，去一趟不容易，但为了爱情为了尊严她什么也不怕。当然她也讲究策略，每次去都是在张凯加班的晚上，并安排好孩子才去的，去了也不打草惊蛇，而是把摩托停在距田田家不远不近的那棵大柳树下，然后才去“现场”。丽丽已经想好，抓住张凯的出轨行为之后，她绝不吵闹，那样只会两败俱伤，惹人耻笑。她要的是证据，即对现场进行拍照，然后再与张凯摊牌……不巧的是丽丽“侦查”了十几次，搞得身

心都疲惫了，却一无所获。倒是发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事实：田田长得非常一般，走路腿有些瘸，虽然经过化妆的面部生动可人，可从领口露出的脖颈上看，她的皮肤是黧黑的，而她丈夫张凯是个大帅哥。这样的两个人怎么会在一起呢？她想不通。想不通，丽丽就问田田的邻居：“是不是有个开红色小轿车的人经常到这里来？”邻居摇了摇头，说没见过。丽丽说的那个开红色小轿车的人就是张凯。

在洞底村一无所获，丽丽又到张凯的办公室去“侦查”。“侦查”了几次，她发现张凯确实是在加班，聚精会神地坐在电脑前码字，或者填表。她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多此一举，真像张凯说的那样神经过敏了？可就在她准备撤退时，一个女人的影子悄悄地走进了张凯的办公室。

那是个桃花一样的女子，看样子有二十出头，身体有些胖。那女子走到张凯跟前，随手抓起桌面上的快递看了看说：“凯哥，你这化妆品是给嫂子买的？”张凯说：“不是。”那女子说：“你给别人买，为什么不给我买呢？”那女子说话嘴里嘟囔着，边说边把脸向张凯贴了过去。

